

「為了漂亮的汽車」

《大公報》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二日發表了陳清泉院士的工程哲學論述。當時的中國工程院院長宋健看了給他寫信，認為他的《工程哲學》很有創造性，「研一學一產結合」，是中國乃至世界之急務。



柳絮紛飛 小冰

年少時的陳清泉，因為去父親的汽車修理廠被煙癢搞得醜陋，萌發了「要造出漂亮的汽車」的信念。「一切為了漂亮的汽車」，他定義漂亮汽車是「無污染」，從此他的學習生涯以此為目標，且順風順水，最終把電動汽車的研發推向一個新水平，成為「亞洲電動汽車之父」。電動汽車也叫智能汽車，或新能源汽車。人類的「移動」工具從人力車到馬車，從馬車到內燃機汽車，從內燃機汽車到電動汽車。電動汽車將避免內燃機汽車的負能量，將助推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成為大眾生活中的常態。

陳教授就職於香港大學，他卻是服務世界，是香港第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是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等，在瑞典、加拿大、德國、韓國等地，建有他的科創中心。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他着手將新能源、電子、機械、智能、資訊與人文相結合，硬件軟件交叉研究，研究成果對世界產生影響。他創辦了世界電動車協會，拿過的獎章數不勝數，是電動汽車領域權威中的權威；早在二〇〇一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專著《現代電動汽車技術》，而後眾多的

科技報告、大學教科書、百科全書專頁等相繼問世，專利為中國、日本、美國、德國所使用。

從陳清泉到王傳福、雷軍、李想、李彥宏等人，再到比亞迪、蔚來、榮威等品牌，中國的電動汽車走在了世界前列，成為科技強國的又一指標。從研發到投產，到銷售客棧，一條龍自己做，現在不怕被卡脖子了。陳教授早年被劍橋大學錄取，他沒去；後來美國能源部搶着給他投資，他無動於衷。他很早就意識到，「如果在某一領域不能自主，早晚被人欺負。」

那天有幸與陳教授和溫教授同桌吃飯，聽他們講科學的故事。我感到，科學家們連聊天都是聊有意義的事，吃飯也要吃出成效。餐間他們經歷頭腦風暴，理清合作思路，探討新設想的可能性。

陳教授八十三歲了，思維依然活躍，靈感不時乍現。他說，習近平總書記「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他得加油幹。沒有上班下班之別，退休年齡與他沒有關係，頤養天年跟他沾不上邊兒。他還喜歡吃甜食醪糟湯圓，我問「教授，不怕升血糖嗎？」答曰不怕。精力好，忙得很，科技前沿的信息收收發發；講課，出席學術會議，常年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如果不是疫情，很難有機會見到他。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科研無止境。科學家們的人生，與眾不同。



HK人與事 朱昌文

「要高山低頭，令河水倒流。」五十多年前，肩負東江—深圳供水工程任務的十萬名建設者們，喊出了這句充滿豪情壯志的口號，也把它寫在山壁上，以激勵鬥志。他們響應國家號召，為緩解當年三百五十萬香港同胞面對百年一遇的水荒困境，不怕困難，一畝一筐，肩挑背扛，開山劈嶺，鑿洞架橋，修堤築壩，只用了短短一年時間，就建成了這項全長八十三公里的宏大供水工程，「東江之水越山來」，徹底解決了香港的缺水問題。近日，中宣部向東深供水工程的建設者們授予「時代楷模」稱號，這榮譽可說實至名歸。

從央視《焦點訪談》節目和香港報章連日來的大篇幅報道，增添了我對這項惠港大工程的認識，也令我重溫了香港半世紀前遭遇空前水荒的痛苦情景，一幕幕浮上腦海。雖然年月相隔遙遠，但往事並不模糊。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新晚報》初當記者，一九六二年底，香港出現自一八八四年有氣象紀錄以來最嚴重的乾旱，並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三年，長達九個月老天滴雨未下，導致新界農田龜裂，山澗水斷流，水塘存水枯竭，全

港水塘的存水量僅夠四十三天使用。水務局實施逐級制水，最嚴厲時每四天才供水一次，每次僅限四小時。當時全港市民不論營商的還是打工的，生活秩序全被打亂，情況苦不堪言。當年如何解決缺水困難，成為全港市民和報章評論的熱門議題。幸好祖國及時伸出援手，先是接受港府當局的請求，同意他們派船到珠江口免費汲取淡水回港，以「遠水解近渴」的方法緩解燃眉之急。派船運水之舉，香港歷史上前所未見，所以市民都覺得這是新鮮事。而作為新聞記者，我和同事們對此當然更加關注。記得第一艘派往珠江取水的輪船「伊安德」號回港時，我與兩位同事一同登船採訪，我們圍着外籍船長和大副詳細詢問他們整個取水過程，採訪完畢匆匆登岸趕返報館撰寫新聞稿和沖印菲林，成為當天《新晚報》頭版的頭條新聞，圖文並茂，受到讀者讚好。據統計，從一九六三年六月到一九六四年三月香港派往珠江運水的輪船共一千一百艘次，為香港運水三十多億加侖。派船到內地取水供港，無疑可稍為緩解香港缺水困難，但卻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直至一九六五年，由周恩來總理拍板興建的東深供水工程建成，正式對香港供水，才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香港的缺水問題。

港水塘的存水量僅夠四十三天使用。水務局實施逐級制水，最嚴厲時每四天才供水一次，每次僅限四小時。當時全港市民不論營商的還是打工的，生活秩序全被打亂，情況苦不堪言。

當年如何解決缺水困難，成為全港市民和報章評論的熱門議題。幸好祖國及時伸出援手，先是接受港府當局的請求，同意他們派船到珠江口免費汲取淡水回港，以「遠水解近渴」的方法緩解燃眉之急。

派船運水之舉，香港歷史上前所未見，所以市民都覺得這是新鮮事。而作為新聞記者，我和同事們對此當然更加關注。記得第一艘派往珠江取水的輪船「伊安德」號回港時，我與兩位同事一同登船採訪，我們圍着外籍船長和大副詳細詢問他們整個取水過程，採訪完畢匆匆登岸趕返報館撰寫新聞稿和沖印菲林，成為當天《新晚報》頭版的頭條新聞，圖文並茂，受到讀者讚好。據統計，從一九六三年六月到一九六四年三月香港派往珠江運水的輪船共一千一百艘次，為香港運水三十多億加侖。

派船到內地取水供港，無疑可稍為緩解香港缺水困難，但卻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直至一九六五年，由周恩來總理拍板興建的東深供水工程建成，正式對香港供水，才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香港的缺水問題。



香港水荒時期居民挑桶排隊輪水情景。資料圖片

東江水供港至今五十六年，工程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共有三萬多名技術人員接力傳承，精心守護，先後四次對供水線路進行擴建、改造，使供水能力提升三十多倍，水質安全也得到了保障，供水量滿足了香港約八成的淡水需求，保障了香港供水的生命線，也保障了香港的長期繁榮和全港市民安居樂業，可說功在千秋。

「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香港市民能無憂地飲用到清冽的東江水，是東深供水工程的數萬建設者們付出了汗水、心血甚至生命帶來的。香港市民從中認識到這體現了祖國對香港同胞的關愛和全力支持，凝結着香港與祖國血脈親情，以及守望相助的同胞情誼。我們今天飲水思源，衷心地對東深工程建設者們說一句：辛苦了，深深感謝你們！

改變



▲中山岐江河一帶。資料圖片



君子玉言 小杏

正在品味一句美好的話：給夏天寫封信，告訴她春光正好，可慢慢來。四月末的最後一周從周一到周末雖然橫跨五一，但隨着五月吡嘯一聲到來，隨之今天立夏，感覺上還是有點猝不及防。很多事情都是這樣：明明知道是早晚的事，來臨之時還是有點感覺突然。

本文斷斷續續寫於旅途中。諸事紛雜，忙忙碌碌中難得眷顧心情。夜深人靜時聽聽舒緩的曲子以助眠，反倒思緒如雪片洋洋灑灑。回想自己走過的歷程，經歷也好，心路也好，清晰可辨——因為每一步都是用思考、用腦選擇、用力走過的。

人這一生不知經歷多少改變，可以說，人一辈子就是由無數的改變堆積而成。不僅人，世界也是由一刻不停的改變組成，大至滄海桑田斗轉星移的劇變，小到分分秒秒的流逝和行雲流水的變幻。意料之中的，出乎意料的，還有不知不覺的。許多事情自己並沒有刻意去改變，只是不自覺的適應。

來香港幾年，我和同事都不約而同地發現：口味變了，變清淡了，過去覺得白灼菜心難吃得要命，現在覺得清甜味甘，大可世間萬物皆以白灼。而吃辣水準退化了，過去四川重慶湖南江西的辣都考驗過，現在變成與土生土長的香港朋友一樣了，比如警察朋友劉Sir可承受的辣度。

而細細想，適應就是改變——改變舊有的習慣，適應新的模式，而自己也隨之改變變形——從這一意義上，人每時每刻都是新的。

對香港的印象在改變，也看着香港在改變。以香港彈丸之地，並不能滿足「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的願望，但香港的獨特，卻可讓人體會「生活有無限可能性」的趣味，它像一個萬花筒，五彩斑斕又光怪陸離。一個人如果不是對香港了解很深，會始終不停在「可愛」VS「可氣」之間徘徊，但不管怎樣，即使香港開

得最難時，我為它流淚心痛，也從來沒有覺得香港「可恨」。就像看待自己的家人，他讓你煩惱痛心，但血脈從不排斥他。

關於改變，香港老友黃先生講過一段長長的故事。他第一次回內地是一九七五年到廣州參加廣交會。當時廣深線來往車次只有每天三對，一趟特快、一趟直快和一趟普客。最快約兩小時，最慢為四五個小時，日均發送旅客約一千五百人次，大部分為港澳人士和老外，沿途都是農田。到了廣州，他和太太又乘坐大巴去從化，一路是顛簸不堪的土路，搞得人灰頭土臉筋骨酸痛。當時他們直嘆氣，認為這麼落後破敗，想要改變太難了。

他第二次回內地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展開前夕。他作為香港同胞團內最年輕成員到北京參加國慶招待會，得到鄧小平先生等中央領導接見，小平先生講了一番話，濃重的四川口音他一句沒聽懂，但感受到了老人家對香港同胞的熱誠和期許。之後他與團員開始在內地長達二十三天的旅行，新疆—成都、重慶，再沿三峽順流而下到湖北宜昌，再從武漢坐火車到廣州—深圳—香港。大漠落日，長河湍流，書上所見的祖國山川一一親歷，壯美絕倫，令他們感嘆無比。而當時內地各方面都很落後，老百姓從未見過他們這樣一副港派裝束的人，走到哪裏都圍着一群人看稀奇，指指點點，他們笑稱

說「蓮」

有些作品讀過了，若干年後還想再讀一遍，不是因為以前忽略了沒讀到，而是有些細節那麼多年過去了，你還記得，所以就從頭再讀一遍，覺得還有許多可讀的。



如是我見 李憶若

這兩天把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作家選集叢書》中的馮驥才精選重讀了。在近三十萬字的十三篇小說中，一如既往，我依然偏愛《三寸金蓮》。

顯然，《三寸金蓮》的篇名並不討好。首先，它給人一種封建狹隘的感覺——如果讀者對這類纏足女性題材不感興趣，就難以吸引到他們開卷——記得曾有位朋友說過，這種故事著述得再高明，不也是一匹又長又臭的纏腳布，她是不會想看的。多遺憾啊。

實則恰恰相反，《三寸金蓮》不但不狹隘，還開闊得很。這開闊是馮驥才幾乎把半部中國歷史濃縮到這小小的三寸金蓮裏面，猶如一幅長卷，像《史女箴圖》般的讓人顧名思義。確實，在那樣的時代，女性想過上好日子，她們的現實就是有妥協，有反抗，改變自己，改變命運。她們是如此孤單，如此恐懼而無依……

馮驥才的小說，題材廣泛，手法多變，並沒有固定的章法，更不為物事所拘束。這可說是他獨有的風格，尤其是語言，特別豐富。就以這本文集為例，洋洋灑灑幾十萬字，卻能做到語言筆意沒有一篇是相同的。讀馮驥才的小說，不自覺地會讓我產生一種自珍自愛的警惕，覺得人生的損傷，該負責的是自己，因而格外喜愛他的小說，是折服於他對人心的洞見與對世情的精闢理解。相信喜歡他小說的人，也正是因為此。

三寸金蓮是主題，馮驥才

必然得認真地介紹這三寸小腳。說到這稱之為蓮的小腳，學問可大了。於是他運用了大量筆墨在怎麼「品蓮」上。向讀者解說「小」「尖」、「香」、「穩」是怎麼回事。蓮的種類，蓮的「形」有多少種，怎樣辨別形、質、姿、神等等。寫到那幾個「門足」的女人，他以細緻入微的筆觸刻劃她們的心理狀態——她們「門足」，是為了自保。誰的腳最小就能鞏固自己的地位。

除此還寫了「蓮癖」們的荒誕行徑，他們怎樣辨別蓮的優與劣。在賽蓮會場上怎樣各出奇招，還饒有趣味地介紹何謂「金煌煌月彎彎」，何謂「步步生蓮花」，廣泛浩瀚至此，幾乎是一部鑒蓮專書了。

如此筆觸，如此風雅，這馮驥才不就活脫脫的一個「蓮癖」嗎？加之那字裏行間，就很有惜美之情，而無對裹足的折骨椎心之痛的憐憫，也看不到有譴責之意，不免讀得有點坐立難安。

可這篇小說確實好看，確實引人入勝，那一波接一波的高潮迭起，不僅情節緊湊，而且充滿着懸念。要讀到最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小說蘊含的主旨是封建社會的女性命運。換言之，是「反蓮」，擁護「天足會」的。寫婦女為蓮生，為蓮死的可悲可嘆人生。

然而在故事進行中，卻充滿娛樂性。生動活潑的語言，把天津方言發揮得淋漓盡致；歡暢、幽默，時而諷刺，時而迷茫苦澀的行文，教人深深地為之心折，為之喝采。而新舊價值觀，在時代的煙水裏，似乎沒什麼可說的，留下的只是歷史的軌跡。像老字號，它的作用是不斷喚回前塵往事，是一種懷舊情結。

拉斐爾與古典準則



市井萬象

深圳南山博物館正在舉辦「拉斐爾與古典準則——意大利聖路加國家美術學院珍品大展」，展出六十八件油畫、雕塑和數字媒體等作品，包括來自意大利聖路加國家美術學院和翁布里亞國家美術院的珍貴原作三十九件，闡釋拉斐爾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古典藝術準則」。圖為彼得羅·萬努奇（又稱佩魯吉諾）的作品《真福的賈科莫·德拉·馬卡》。展期至六月二十七日。



新華社